

丽
鹿
娃
河
畔
逸
事

杜公卓 主编

LIWAHEPANYISHI

LiwahePanyishi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LIWAHEPANYISHI

杜公卓 主编

LIWAHEPANYISHI

丽娃河畔逸事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丽娃河畔逸事/杜公卓主编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1. 10

ISBN 7 - 5617 - 2763 - 1

I. 丽… II. 杜… III. 华东师范大学-史料
IV. G659.28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9124 号

丽娃河畔逸事

主 编 杜公卓
责任编辑 沈 舟
版式设计 蒋 克
封面题签 沃兴华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市场部 电话 021 - 62865537
传真 021 - 62860410

http : // www. ecnupress. com. cn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
邮编 200062

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
开 本 890 × 1240 32 开
印 张 12.5
字 数 325 千字
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
印 数 2200
书 号 ISBN 7 - 5617 - 2763 - 1/I·257
定 价 22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
021 - 62865537 联系)

丽娃河畔逸事

王铁仙

一所大学的地位、声望，在于它所拥有的教授、学者；而教授、学者的地位、声望，在于他们的学术建树和道德风范。我们在社会上、学术界遇到一位同行报出自己校名时，他常常会问：贵校的某某先生现在好吗？或者问：某某教授是你们学校的吗？当然，一所大学的校舍校园、仪器设备、体育场馆、图书馆和网络中心等等，是很重要的，但人们最重视的，还是著名的教授、学者。华东师大的丽娃河畔风景，闻名遐迩。这固然是因为它的自然景色秀丽宜人，但实际上更因为这里有许多师大学人的身影；还曾有不少令人景仰的学界前辈在这里走过，他们虽已如缕缕清风，悄然离去，却给这里的流水草木，平添一种风韵意味。丽娃河是师大才有的，这风韵意味也是这里才有的。

感谢编者编写了这本书，让我们看到师大许多前辈和师友的遗闻逸事，想见他们的音容笑貌，并且还似能从中领悟到我们这个学校自己的传统，以及为何形成的原因。

师大的首任校长孟宪承是一位著名的资深教育家。孟校长面容清癯，讲话声音宏亮而语调平和，说理要言不烦，条理非常清楚。他虽最后学成于美国，而服膺中国的文化传统。据说他讲授教育史，讲述孔子，到动情处竟然流下两行清泪。对于教学，他最强调的是，要端正学风，要实事求是。他一再对师生说：“静下心来读书”，“读第一手文献资料”。对这两句话，20世纪50年代的师大师生都有很深的记忆。

后来，人们常说师大人的特点是踏实严谨，基本功好。我想师大人这种特点的形成，与孟宪承校长的教育思想和提倡的学风，不可能没有关系。说到踏实严谨的风气的形成，还不能不说到任期最长的党委书记常溪萍，他兼任副校长，实际主持日常校务。常校长来自山东革命老区，在当时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党的领导干部，写一手秀丽的字，还颇具文学素养。而最突出的品质是艰苦朴素，深入实际，凡事一抓到底，务求抓出实效，并且以身作则，重视“身教”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位同学在文史楼教室里，望见他一个人经过文史楼前在我们看去是非常清洁的路上，弯腰捡起一个小小的纸团（也许是一小截粉笔），心里不由得感动。这不是学术行为，而是与严谨的学风、踏实的做人之道相通的。但愿这种学风、作风，能与师大同在，历久远而永存。

踏实严谨的学风、作风的形成，当然并不只因为校长的提倡和身教。真正的学者，都是踏实严谨的，而师大的学者更是如此。例如，在50年代初，国际知名的地理学家李春芬教授认为陈吉余（现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）的一篇论文的前言写得不够挈领要点，要他重写。陈吉余反复改写了九次才获得通过。后来的陈吉余院士说：“这不说千锤百炼，也是九锤九炼了。”另一位接受过李春芬教授指导的现中科院院士陈述彭，至今还在感谢李春芬对自己的“赠言”：“自强不息”。“自强不息”，是“踏实严谨”的弟兄，同是真正的学者的品性，也是他们走向卓越的推动力。哲学家冯契教授，早年已经成名，晚年著作等身，仍然是勤奋踏实，锲而不舍，殚精竭虑地思考自己的观点，不断提升自己成果的水平。他晚年写的《逻辑思维的辩证法》，长期作为自己研究生的教材，油印了几次，始终不肯正式成书。直到他逝世前的一年（已近八十岁），才以“智慧说三篇”为题，交付出版。

著名的古典文学兼文学理论专家徐中玉教授，也是自强不息的典范。徐先生现在已是八十五岁高龄，依然天天在学术园地耕作不停。他以快速奔跑的兔子自励（徐先生属兔），而不知疲倦。徐先生的勤奋治学，还始终抱着一个明确的宗旨：“有益于天下”。有益于天下，我以为是恪守我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学者的共有品格。而抱定这一宗

旨，他们就不“谐俗”（为古籍所目录学家周子美先生语），不苟且（如戴家祥、王元化等著名学者的抵制“文革”）；抱定这一宗旨，他们就不计得失、呕心沥血、尽瘁专业而无怨无悔。如陈彪如教授的倡导国际金融研究；夏炎教授、魏宗舒教授的创办化学系、数理统计系；郑勉教授的建立植物标本室等等，都是例证。真是：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”，堪称孔子的后人，民族的精华。还有一位不怎么为人所知的化学系唐宁康教授，“洋博士”而“土装扮”，甘于默默无闻地认真从教，他最喜欢的诗句是“白发无情侵老境，青灯有味似儿时”，与上述几位先生也是一样的襟怀，一样的格调。

学者的心胸，既见严肃端庄，又如光风霁月，开阔洒落。本书记录了兼善文史哲、诗书画的苏渊雷先生的豁达洒脱；现代新诗、小说、翻译名家兼古典文学专家施蛰存先生的淡泊风雅；别具一格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钱谷融先生的潇洒幽默，都会引起我们心底的诗情、悠远的思绪。这几位先生，面对恶浊世事时，自然有严霜烈日的一面，然而他们同时具有的洒脱，似更能显示出深沉而透彻的人生态度。例如苏渊雷先生1958年被划为“右派”，发配塞北，调往哈尔滨师范学院。他离沪前夕，竟然吟出“明发榆关更北上，风光应不异南国”的诗句。抵达哈尔滨的翌日，他到浮云落日的松花江畔，写道：“著我劳生何处是，笑看辽鹤一身轻。”在哈尔滨的年月里，苏渊雷先生潜心研究，写出了数十万字的著作。这种学者风度，真值得我们后辈好好领悟。我们不要以为这种名士般的风雅性情，是文科学者所专有。在理科的教授中，同样不乏其人。如陈联磐先生的温雅和率真，郎所先生的风趣和闲情，也令人陡生亲切之感。

师大学人中的后辈，本书也选了几位，录其事迹。青年数学家郑伟安教授，由一个只具初一水平的小木匠，一举考上师大研究生；后来又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，获得法国数学博士学位（许多人则要花十几年时间）。又如近年在大脑基因遗传工程上取得重大突破、在国际上轰动一时的钱卓博士，在本校本科求学时期，也有生动的故事。他们与前辈一样聪慧而刻苦，放达而敬业，并且都对祖国对母校满怀游

子学子的深情。

本书还收入了一些曾在大夏大学、光华大学教书或求学的名人。因为华东师大是 1951 年在大夏、光华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。本书编者搜求师大的遗闻逸事，自然要寻踪大夏、光华旧人。读读他们的逸事，会给我们多少“思古之幽情”！你不妨读一读那一篇《徐志摩：“万种风情无地着”》吧。徐志摩 1927 年至 1930 年在光华大学任教，他的美妙诗篇《再别康桥》，就写于 1928—1929 年间离光华赴英国游历期间，回国后仍到光华。读一读那一篇，我们可以想见这位光华故人的神采。而著名的出版家、作家赵家璧，则是徐志摩在光华十分看重的学生。如今，赵家璧先生也早作古，一对师生都已远去，就让他们师生情谊，在这本书里，留下一点痕迹，供我们追念吧。

丽娃河畔逸事

主 编 杜公卓

副主编 罗国振 童祖光

编 委 郭为禄 朱小怡

朱杰人 阮光页

仲立新 汤 涛

丽娃河畔逸事

蔡凤利大 蔡凤利

王铁仙 序

钱基博：其为教也，必诚必信

唐宁康：青灯有味味也真

许 杰：一生忠厚为人多

胡焕庸：人口地理学界的传奇人物

程俊英：女学人二三事

陈伯吹：永远的童心

陈联磐：一片冰心在玉壶

苏渊雷：文史哲兼通 诗书画并擅

郑一善：但开风气不为师

曹 孚：早逝的英才

李春芬：学问人生尽辉煌

夏 炎：心底无私，看宽天地

左淑东：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幼儿师范学校的创建人

周淑贞：灵秀之质探玄机

严钦尚：没有比脚更长的路，没有比人更高的山

陈旭麓：刚正不阿对敌 谦逊和善待友

郎 所：家里变成了实验室

曹锡华：中国“阿基米德”的传奇人生

1

1

7

10

16

21

25

30

35

41

45

49

55

59

64

69

75

80

85

张瑞璠：乡村里走出的教育家	90
瞿葆奎：青莪其志，薪传其行	94
吕思勉：大师风范	99
郑 勉：科学研究与“随便”无缘	104
张作人：研究生命之谜	110
徐震堉：摆落尘羁，神游八极	114
史存直：严谨耿直的语言学家	121
冯 契：“智慧是以道观之”	130
李平心：“社会科学全才”	136
陈彪如：辛勤耕耘着这片土壤	141
魏宗舒：学问的摆渡人	147
吴 泽：“红色教授”之路	153
徐中玉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	158
堵南山：恩师情，赤子心	164
陈涵奎：回国服务 50 年	169
王元化：湖畔居的那一片夕阳	174
陈吉余：科学探索中“石水情缘”	180
周煦良：不凡的翻译家之路	186
郭沫若：开一代诗风	191
胡 适：左传、乌鸦与鸳鸯的故事	195
周子美：百岁教授的情怀	202
徐志摩：“万种风情无地着”	208
田 汉：“莎士比亚转生，关马郑白难比”	214
孙大雨：新月里的流星雨	220
施蛰存：从“北山楼”到“百碟斋”	224
戴家祥：闪亮的赤子之心	228
周 扬：官场文坛两沉浮	234

钱钟书：狂傲文人与天才学者	239
钱谷融：读书寄怀秋水 对人如坐春风	245
马君武：颠沛流离，不灰教育之志	253
王伯群：部长办学	258
欧元怀：情系大夏大学	263
张寿镛：从理财到兴教	268
廖世承：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	274
孟宪承：人民教育家	279
周 抗：老书记传奇逸事	284
常溪萍：留得丹心照后人	290
刘佛年：从哲学家到教育家	296
周原冰：“我就这样！”	301
赵家璧：从《晨曦》走出的出版家	305
姚雪垠：壮志豪情未易摧	310
黎先耀：悠悠中国心	316
邓 拓：书生办报，风雨满纸	322
江景波：心系社稷一学人	329
戴厚英：一蓑风雨任平生	334
陆善镇：上下而求索	340
沙叶新：戏剧人生幽默多	347
杨德广：平民校长	353
赵丽宏：文风如人	360
郑伟安：巧手摘星的数学家	366
余纯顺：壮志走天涯	372
钱 卓：“聪明鼠之父”	378
后 记	382



钱基博

(1887—1957) 字子泉，号潜庐，江苏无锡人。钱基博早年做过幕僚，后弃军从教，先后任教于圣约翰大学、光华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国立师范学院、华中师范学院等校。钱基博一生著述不倦，在中国文学史方面颇多建树，著有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等。

钱基博

其为教也，兴诚兴信

神童少年 国学大师

钱基博读书极早，5岁时，就跟随长兄学习中国古代典籍。9岁时，他已能背诵《四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古文翼》。13岁时，始读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和毕沅的《续通鉴》。

钱基博很早就开始了学术生涯，16岁时，便在梁启超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上发表了4万余字的长篇大论《中国舆地大势论》，纵论国事方域。后又仿陆机《文赋》，作成《说文》一篇，刊于刘光汉主编的《国粹学报》上。

中年以后，钱基博先生专治集部，从事古代文学评论和文学史方面的研究，写了大量著作，以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、《中国文学史》规模最为宏大，影响也最大，其他还有《韩愈志》、《韩愈文读》、《明代文学》、《江汉炳灵文谈》、《清人集别录》等等。

《中国文学史》是钱基博晚年的重要论著，它揭示了中国文学的流变，其中对李杜有如下高论：李白“内调高浑，格力遒古”，杜甫“骨气奇高，辞采华茂”；“白富于想象，运以逸气，而甫工为叙述，尤其擅议论”；“李白诗酒跌宕，怀奇负气，亦不屑意世故”，“杜甫抒所欲言，意到笔随，以尽天下之情事，逢源而泛应”。周振甫先生认为钱基博



所著《中国文学史》是“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

钱基博先生则对自己的为学如此评论：“基博论学，务为浩博无涖，诂经谭史，旁涉百家，抉摘利病，发其阃奥。自谓集部之学，海内罕对。子部钩稽，亦多匡发。而为文初年学《战国策》，喜纵横不拘绳墨。……叙事学陈寿，议论学苏轼，务以抑扬爽朗。所作论说、序跋、碑传、书牋，颇为世所诵称。碑传杂记，于三十年来民情国故，颇多征见，足备异日鉴戒。论说书牋，明融事理，而益以典雅古道之辞出之，跌宕昭彰。序跋则以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，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，多抉心发奥之论。”钱基博曾将自己的书房题名曰“后东塾”，房内有一联云：“书非三代两汉不读，未为大雅。文在桐城阳湖之外，别辟一涂。”

钱基博对其子钱钟书亦有如下评论：“近人侈言文学史，而于名家集作深刻之探讨者卒鲜。予读古今人诗文集，何啻数千家，而写有提要者，且不下五百家，唐以前略尽。……儿子钟书能承家学，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，以章氏文史之义，抉前贤著述之隐，发凡起例，得未曾有！每叹世有知言，异日得予父子日记，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，重理为篇，乃知予父子集部之学，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，非夸语也。”

支持学潮 愤然辞教

光华大学成立前，钱基博为圣约翰大学教授，而且亲自写了《光华大学成立记》一文，可谓是校史重要一笔。

1925年，“五卅惨案”发生后，圣约翰大学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学校当局的阻挠，遂成学潮。对此，钱基博也有所记述：“凡我国人之来受学于圣约翰大学者，不能以受学圣约翰大学之故，而自忘其为中华民国之国民也，则不能无震悼于五卅惨案之为奇惨极酷。而以治校者之为美人卜舛济，勿许也！然无如来学者之卒不能自忘其为中华民国之国民也！遂以六月一日宣告罢课，并上书教授会。”





当时,圣约翰大学教中文的国文教授们,尤感爱国之责任重大。国文部主任孟宪承于6月1日下午召集钱基博等14位国文教授商讨对策。孟宪承说:“学生者,以学为其生活者也,使学生而罢学,则失其所以为学生矣!然使此间为学生者,只自认识为圣约翰大学之一学生,而不自计为中华民国之一国民,视国人之屠戮,如秦越人之肥瘠,漠然无所慨于心焉,则吾侪平日所倡国民自觉之教学以号于诸生者,将经此一度之试验而渐灭以俱尽!今而后,吾侪复何颜以学问文章与诸生相见于讲坛!”钱基博说:“君之言然!吾今日在讲坛,正言以干诸生曰:‘吾常教汝曹学孔子,孔子之道无他,曰仁与义。今国人日被屠戮,而弦诵洋洋,无所动于衷焉,仁安在?睹死伤之狼籍,闻呻吟之惻怛,而曾不思援手,义安在?’”

在谈到是否赞同学生罢课时,钱基博又说:“礼丧服,大功废业,况国人无拳无勇,罹此冤酷,洞胸杀躯者何限,此国丧也!虽罢学,何不可!吾不晓英语,向不出席教授会,今当操国语以出席教授会,宣导此意!”

1925年6月3日,圣约翰大学学生正式罢课,大学部连同附中部513名学生全体宣誓,声明永久脱离圣约翰关系,并誓自后不再进外国教会学校。同学们整队鱼贯以出,坚明约束,于校具勿得有毁损,于教员勿得有侮慢。中国籍教授孟宪承和钱基博等17人即日声明辞职,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运动。

学生们离校后,组成离校学生善后委员会,商讨组建新校,聘请钱基博等人组成筹备大学委员会,由朱经农将新大学定名为“光华”。不到1个月,光华大学就办起来了。6月28日,光华大学正式招考新生。9月7日,光华大学举行首次开学典礼,共有学生970余人。

其为教也 必诚必信

光华大学成立后,钱基博被聘为国文教授,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。他在光华大学时间虽然不长,但是其学术和教学理念

却深刻影响了后人。

1934年,钱基博在《光华大学半月刊》发表《自传》,对自己的教学作了如下评述:“其为教也,必诚必信;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,乃开诚以示物;显言不可以避患,故托古以明义;务正学以言,无由学以阿世。……则常思树立师范以矫一世之枉……每莅讲堂,危言激论,大声发于座上,时亦杂以诙谐,呻其占毕,多其讯,从学者初惮其严,久则相说以解;虽持论侃侃,而历小学以至大学,未尝有扞格之学生焉。”

抗战时期,钱基博拖着带病之躯,随浙江大学师生迁徙到江西泰和。他在浙大同仁所创办的《国命旬刊》的发刊词中,引述了顾炎武的“士大夫无耻,是谓国耻”,大声疾呼“救亡图存,岂异人任!”

在位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时,钱基博先生常以“困心衡虑,动心忍性,以忧患增其智慧,决不以忧患丧其志气”,与广大师生共勉。1944年,日寇入侵湖南,国立师范学院由安化西迁至溆浦。钱基博对战事越发关注,在《湖南日报》上连续撰写了多篇讨论战争局势的文章。

1939年,钱基博曾应国民党抗日干部训练班教育长李默庵将军之请,赴南岳讲解《孙子兵法》,论古今用兵战守之奇术,鼓舞士气。他认为,我国抗日战争虽旷日持久,若能“强而避之,以待敌之可胜。不轻吾力以犯其锋,以伺敌之瑕而承其敝,必能获取最后胜利”。解放前夕,钱基博将自己研究《孙子兵法》之所得结成《孙子章句训义》,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钱基博一生勤于教书著述,淡于名利,自谓:“生平无营求,淡嗜欲而勤于所职;暇则读书,虽寝食不辍,怠以枕,餐以饴;讲评孜孜,以摩诸生,穷年累月,不肯自暇逸。”他平常不大与人往来,更不喜交游,不赴集会,不与宴饮。即使有学界和政界名流来访,钱基博亦不答谢回访。日常生活中,钱基博先生还以“不吸烟”、“不赌博”、“不狎妓”、“不纳妾”自我约束。

钱基博一生藏书甚丰,其中仅中国古代兵法一藏,就达七八十余



种。新中国成立后,百废待兴,钱基博将其所藏图书加以整理,共得200余箱,计5万余册,装了一节火车车厢,由无锡运抵武昌,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图书馆。同时,还将自己收藏的数百件文物捐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,将收藏的碑帖字画1000余件捐赠给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,将收藏有方志1000余种捐赠给江苏泰伯文献馆。

全国解放后,钱基博执教于华中师范学院,直至1957年去世。

(蒋纯焦撰写)

